

中印人民友谊史话

金克木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印人民友誼史話

金 克 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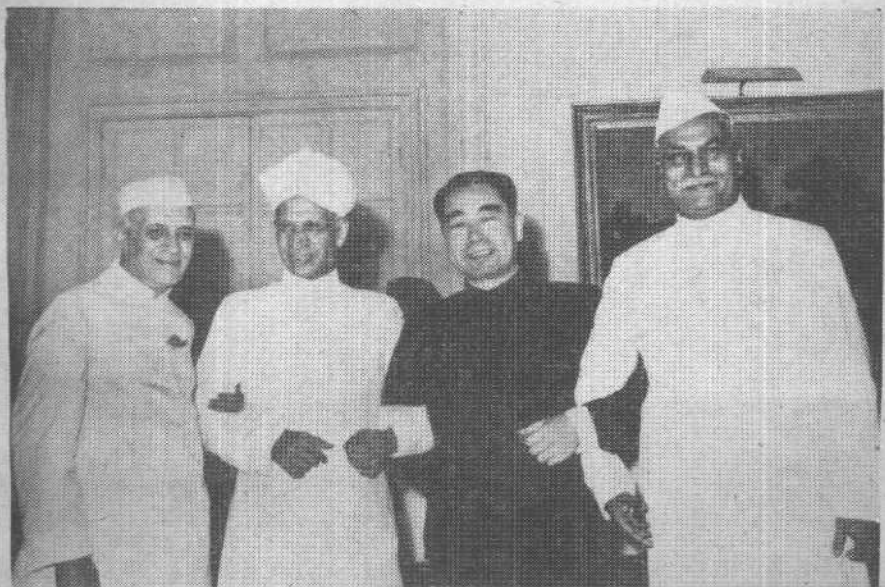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二千多年以前，兩國的人民便通过物質交往和文化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随着时代的前进，兩國人民的友好往来，对中印兩國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許多值得紀念的事迹和代表人物。本書就是叙述兩國友誼发展的历史讀物。

封面設計：郑克基



毛主席接見尼赫魯總理

周總理與印度總統(右一)副總統(左二)總理(左一)合影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中国

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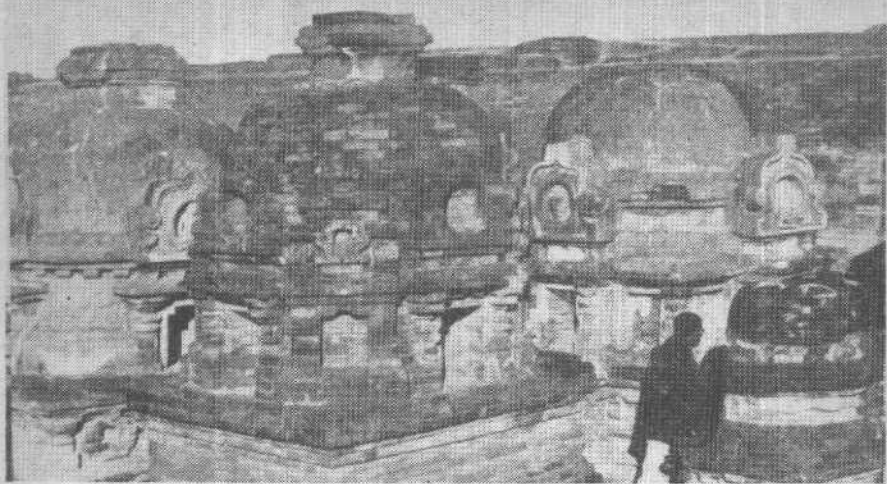


敦煌壁画

上：說法图(北魏)

下：乐队(唐)





玄奘曾經到過的印
度那爛陀寺遺址



印度阿旃陀石窟
壁畫：海戰

目 次

一	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	6
二	我们学习过印度的科学·····	14
三	印度语言、文学、艺术给我们的影响·····	23
四	古代中印外交关系·····	39
五	到印度去的古代中国旅行家·····	45
六	法显、玄奘、义净·····	53
七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69
八	鸠摩罗什·····	77
九	到中国来的古代印度翻译家·····	82
十	万古长青的友谊·····	91
	后记·····	99

中印人民友誼史話

金 克 木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二千多年以前，兩國的人民便通过物質交往和文化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随着时代的前进，兩國人民的友好往来，对中印兩國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許多值得紀念的事迹和代表人物。本書就是叙述兩國友誼发展的历史讀物。

封面設計：郑克基

目 次

一	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	6
二	我们学习过印度的科学·····	14
三	印度语言、文学、艺术给我们的影响·····	23
四	古代中印外交关系·····	39
五	到印度去的古代中国旅行家·····	45
六	法显、玄奘、义净·····	53
七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69
八	鸠摩罗什·····	77
九	到中国来的古代印度翻译家·····	82
十	万古长青的友谊·····	91
	后记·····	99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印度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后的一周年紀念日。那一天，毛澤東主席在北京的慶祝會上致詞說：

“印度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中國、印度這兩個民族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几千年以來是很好。今天慶祝印度的國慶節日，我們希望中國和印度兩個民族繼續團結起來，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數人要戰爭。印度、中國、蘇聯及其他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為遠東和平、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在几千年的長時期里，兩個相鄰的大國之間，只有經濟和文化的來往，沒有發生過戰爭；兩國人民真正和平共處，互相做朋友。這是世界上極少有的情形。這種友誼是很難得的，很珍貴的。

這一对老朋友几千年來是怎樣和平友好，怎樣交流文化的呢？

現在我就來談一談這方面的一些故事。

一 越过艰险道路而結成的和平友誼

布和竹杖的故事 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我国汉朝时候，有个著名旅行家叫張騫。他做了当时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到中亞細亞一带去。路上走了十几年，最后到了当时叫做“大夏”的地方（现在阿富汗的境内）。他回国以后做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他在“大夏”看到了四川的布和用竹子做的手杖，很觉奇怪，就打听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南方一个大国来的。那个大国名叫“身毒”（古代念做“捐毒”）。張騫认为四川的貨物既然能运到南方的大国去，这个国家必定是在中国的西南方，而且中国西南部一定有一条道路通到那儿。布和竹杖能从四川到“身毒”，又从“身毒”运到“大夏”，一定是有商人经过那条路。照这样看来，从中国到西方的外国去，除了他自己走的“西域”（其中包括现在的新疆）一条路以外，还有西南一条道路。因此他建议派人试探走这条新路到“身毒”去，然后从那儿到“大夏”。汉武帝听了張騫的话，就派人到西南去。历史上记载说，这一次使者由四川分四路出发，到了云南，没有打通这条到“大夏”去的道路。不过这是指政府所派的人当时没有走通，运输布、竹杖和其他商品的人民是还在继续走那条道路

的。

这个大国“身毒”就是印度。張騫的报告和后来汉朝使者到印度的事是中印关系的最古的可靠的历史記載。这段故事記在我国偉大的历史書“史記”里。

印度有一部很大的古書叫做“摩訶婆罗多”，是一部很長的史詩。里面提到“支那”的馬，“支那”的兵等等。还有一部很長的史詩叫“罗摩衍”其中也提到“支那”。又有一部講法律、政治、风俗习惯的書叫“摩奴法典”，那里面列举外国人时也說到“支那人”。佛經里列举六十四种書时也提到“支那国書”。“支那”就是印度人称中国的名字。不过这些書的年代不能确定。書虽然是公元以前的，可是書里有很多后来加入的成分。我們无法断定这些提到中国的詩句，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写进去的。因此，我們只能說，我国“史記”里記的張騫的話是中国和印度来往的最早的記錄。

当然，中国最早接触到的“身毒”可能只是印度的北部，而印度古書所說的“支那”也可能只指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地区，只指中国的西南部分。印度上古时期的文化中心在它的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印度河的名子本来是“信度”（也記作“新头”、“辛头”、“新陶”），在印度以外的人就用这个名子称呼印度。“身毒”这个名子也是“信度”的譯音。至于叫中国做“支那”，一般人推測这是我国秦朝的“秦”的譯音。（西方人多半也这样叫中国。）中国和印度人民开始来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公元前一、二百年），算到現在已經有兩千多年了。

物質文化的交流 在上古时期，国家和国家或部族和部

族的来往都是从战争和交换物品开始的。中国人民跟印度人民一开始就是由彼此交换物品成为朋友，却没有发生战争。这是很可珍贵的友谊。可是两国之间，在来往的初期，除了前面说过的四川布和竹杖以外，还交换过什么东西呢？这一方面的历史记载很缺。

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从“西域”（新疆和中亚细亚）传到内地的。这里面包括了印度的出产。但是史书上往往不加分别。

从印度古代的物品名称可以看出有些东西是从中国去的。

丝绸是我国特产，很早就发明出来了。印度也产丝绸，但古代往往叫丝织品做“中国布”、“中国衣”。旗子也叫“支那”，大概因为是绸子做的。丝的生产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这一点已经有学者考证了；不过，什么时候，从什么道路，怎样传去的，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缺乏，还没有确定。

钢，在古印度语言中也叫做“中国出产”，很可能炼钢术也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

有一种樟脑在古印度叫做“中国樟脑”，可见与我国有关系。

铅，古印度也叫做“支那”，就是中国。还有个名字叫“中国板子”，又叫“中国铅”。

印度古文中把一种线，一种布，叫“支那”。

一种谷物，我国的黍或稷，在印度古文中也叫“支那”。

梨树在印度有个名字叫“中国王子”。据说中国在公元一世纪时会送过桃树和梨树到印度去。

“支那”在古印度也是一种鹿或羚羊的名字。

磁器是我国的著名出产，印度北方話把磁器叫做“中国泥土”。

紙是我国的重要发明。有人考証我国的紙曾經傳入印度。但是印度古代不用紙，書是刻在树叶子上面的，所以不能肯定从前印度人民利用过中国紙并且学会了造紙术。

沙糖，照中国“新唐書”記載說，制造方法是从印度学来的；可是現在印度人把白糖叫做“中国的”。是不是这里面有“交流”的痕迹呢？

还有花生在現在印度北部有个通俗名字叫“中国的杏仁”。这个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

从上面所列举的看来，在印度名字上帶着中国字样的东西都使人猜测到是中国傳到印度去的。好象我們的“胡椒”等等名子上帶着“胡”字表示是外来的一样。当然，單靠名字不能証明就是中国出产，也許同音的字的来源不同，有的本来意义不是指中国。可是有些名字的确指出兩國之間的关系（例如絲綢）。同时我們可以想到，还有許多东西的交流，既沒有記載，也沒有在名字上加上出产地名的“商标”。兩國之間的物資交流，一經开始就会不断的扩大，生产技术方面的互相学习也会随着发展。可是古代历史家常常忽略了这些平常的人民的来往，不作記錄。我們現在所能够提出来考証和推测的不过是其中的极少的几件罢了。

我国的“前汉書”記載了从汉武帝起中国和印度西北部的“罽宾”（現在克什米尔）发生了外交关系。書中并且記下了那